

柳待制文集

待制文集卷之八

謚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之則為德行之則為蹟辟章此其
服龍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師友源之正者
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高侍御史徐鳳踐歷
中外垂二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
檄遼東賑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罷民懷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稱
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定謚允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於曰請謚曰文莊

扎忽兒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蓋觀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齊既力孤立易挫此所以難旦近親屈平貴族猶不為流言讒口之所容若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

主知始寓真於省闈遂典司於藏輪固已屢裨廷論深利源由憲府以巡登為元密而增董侍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決之則紀綱肅穆而屬制省補隙海漕飛章密被首當訓所逮及聽必簡乎求情於之中法意之外具獄

以至代叛之目陰受種羌款兵之賂奉辭問罪
議法用權於時褒土之遙始服祥刑之正及千普司
丞輅參秉樞機方妙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
威鳳在樹鵠昂懷憎猛虜栖山豺狼反噬雖名侯寵
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

閔洎

宸衷之啓悟侈恩賚以追頒無何中路竟飛神州望
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險人自
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
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

君父而不知有讒目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寒寒

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紳可以擔攝壬倭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目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粵若

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

隨才受任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

業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

參贊軍幕從元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

績收撫南招懷洞僚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

渠賦詩下馬草檄沉機敏識梁仁威雖古良將復

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

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目之至誠
此跋履險難而不忘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
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
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念慈
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

明主之需賢而進當迪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
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美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貞土
為墳揮涕如雨洎從

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讜之言則協誠
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

班而弥綸輔相實觀來効盖以揚名之志形為載德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迺

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建勲庸遂從西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盖義理融貫則謀略沉深識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階華泉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為靖亂之先瀛館延登方求賢而報

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謬言之如焚汔善政

之不減以至劍泉移守涪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
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者也晚還
朝廷爵為壽俊以言語議論為黼黻采章載觀書畫
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故佞者不
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宜節惠以
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朗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章肅

鄭阿兜思蘭謚敬愍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憮邪醜正則不越門而徇
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
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侶平立異壹加文致遂傳刑誅
思昔至大之間實啓茲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目其誣讒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兕思蘭粵從再世應事

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嚴爵而禁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

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為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懣孰加焉盡室而化囚孥忍乃至此事實關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愆故子美衆賓盡坐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禍誰將服此官刑所賴

仁后御天

綸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淪
沉寃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
之名已登信史則夫

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藁者其於彰注勸來豈不厚
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
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
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壑之
才實負干雲之氣為清廟之桷業為明堂之棟梁隨
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
生長勲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

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休方
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
戈踰險遭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
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沂之守荐由郡貳專
領藩方治多尚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於是蜚聲朝
右舉最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祥刑按
部節鉞屢更分閫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
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
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
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
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鑿水故人才之
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迺若東原實
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羣英入以偕升由上有作人
之

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
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撫管
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葦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
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駟憲府儀文
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燮發儒猷孚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傳奚限今古在李孟間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
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
上功賞無虛級韓門納策出即良謀振義旅於潭湘

脫生民於孥戮蓋仁言之一獲果天意之潛回及乎
作牧藩州宣威帥閫疲精於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
遠來擿莞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戮倉廩之
儲峙則尸素者嫉其微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
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實昧初心甫還太守之符遙易
大夫之簣謂公論為不足恃則英才義德實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穽
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於焉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為茅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
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
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于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墳簫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
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
篤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籌而論讞
遂成簡閱之孚洎參宥府密謀深惜

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啟釁一言後必
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于後憲
節五更守麾再易彈擊不遺於摧倖懷除必盡於根
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為悅心之味以
恪恭為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

其資秩微之誌薛諫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
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蹕今
古勇足以排根莠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
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郅子之官名知
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
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

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

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事陳思濟從

世祖於潛藩觀

飛龍之昌運于時海寓未壹川陝維雄擇遣重目往
殿西服掾曹載筆幕府上叨觀其榮略之多奇信其
材猷之足倚輟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
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為風
紀之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
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
其權茲柄政震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建
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淫縱之
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
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廉車驅馳于
楚越之郊出入于江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之教詔
知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灾借輸以代賦不

赤赤取譽不察察為明里多受壓之氓部有解印之吏甫徙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兼欲脩齊平治雖早收朝蹟卒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為章程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轡皐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

年轉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

國制大郡為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罷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涖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阻巖險信微之介居閩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儼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慙哉矧惟祖武揚于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曩典謹按謚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
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
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李榮
以刀筆筐篋之餘為經濟弼綸之蘊屢當任使已見
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叅陪於

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
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
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
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揀灾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略
之宏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節
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

迄于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
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
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
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懿

唐制學士濱然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為
獻納之目迨于

聖朝志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

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

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為
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丞官張士觀篤學成志
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彙于時魯多

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於初試薇垣供奉
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
郡貳遄泣奉常屬圖任於舊人俾參臬於故步竟由
論譔厯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乃
四朝實錄率掌約例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
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棘誠立而辟脩非其德盛仁
孰曷濟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
愍請謚曰文愍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微
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景滅響絕無可復考則哉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謐為出治之體以忠真為報

上之誠臨危剴變守節不渝尤能為人所難晚以太子賓客召還

朝廷啓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青絳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

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于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於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予蕃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

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
謹按謚法忠肅敬鯀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
獻

劉二板都兕謚武宣

繫昔

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

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

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

王室之杆闔更數世而無乏人之歎休矣盛哉故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板都兕早叅行伍

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略定淮楚之功承

上恩寵錫名子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

守卒之叛衆畏懾欵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二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羗成釁授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行樞密則由簽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扈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屆莫不威懷服勤

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二邊視如老羆當道猛虎在山其去留用舍是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目庶幾似之矣謹按謚法師衆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賈住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

聖人之德而又居

天子之位乃能回時制宜以成

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目弥綸翼贊於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

世祖皇帝平壹土宇肇新禮制始定

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

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脩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兄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宣禁衛給侍

裕宗皇帝于東宮及

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効有

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
憲無幾權姦即誅

召至京師見

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

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

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

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
在官一年部內清謐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
使脩其世父之業費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失度
上每嘉賞焉時

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夢嗚呼惜哉
蓋其從官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
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稭侯萬
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紹於後茲無
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
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

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生之不
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休光
之運敷之為瓌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壹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躬為

治世之貞符碩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昭代沆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無前旁觀以為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也蓋自其初以 太子文學事

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蘭

上衷庶既

正位

宸極遂超掌內翰班治立制贊畫居多洎

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群

議

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
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參
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之蘊纔一二攄之已足
飛英而騰實碩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
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冊

詔令勲賢銘誅与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
後先皆能鋪張

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

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
史之才惟

英君

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煖
於下自

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
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
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
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並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迺

世祖皇帝紹隆

景運不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呂出其智謀勇功

先後禦侮以翊濟

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于一時而留遺

聖子

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之勢則
夫

褒典之加碩可於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
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略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起授官
勲尋領禁旅扈直

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直

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

親擢其蒞軍政則再應行院入簽樞密其揔憲綱則

一試南臺遂為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
轄進河南陝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辟
河南退休于家會

仁廟御極有

旨謀議

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
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
如恐失之後多有聞于時武略文聲進退成裕可以
彰

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矣薨薨五年有司乃始下
其易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

其治行贊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
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尚俾來者之有稽也
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
宣

姚燧謚文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

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
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為制述於以增燬
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
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
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

元寶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
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
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
籥之相湏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
德至大皇慶之間

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
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袂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
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剝石昭德懸功者又將等
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
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
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
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

惠公奚憚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
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
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為之多也及乎進逢
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
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
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眈其上下夫孰得而
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効焉可誣也乃若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慤用功
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王行省荆
南而能益見其為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歎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簽江東建康
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
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察二司劾獲奸賊吏當
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
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
書侍御史嘗一登

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
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
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
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
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脩己之敬本之
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慊焉耳謹

按謚法茲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秉剛明則其暢於四支養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爲文也惟昔

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壹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煥發猷爲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

呼盛哉乃若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爲

世祖皇帝所知言議

上前動合

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

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

召入翰林為學士尋以本官議政中書至大中復出
節山南

仁廟御極徵為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謨多所咨決
而於

國体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桑
居剛以順為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

世祖皇帝所以留遺

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為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
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憲請謚
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偽不合謀所以讒構害正媚疾成風而治否相尋雖盛明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以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由然矣乃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迺父際遇

太宗皇帝

憲宗皇帝著節宣勞善終如始而公尤為

世祖皇帝之所眷注粵從

潛藩以至御極密畫

奇謀讜言正議裨益弘多中統初元即佩虎符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受任之專羣臣莫並及其弼成混一之功遂進鈞衡之地而權茲用事正直靡

容深中巧詆陽助陰擠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
梟魄識者寒心尚賴

神聖鑒臨天誅弗貸錄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耿
之垂猶折憐壬之氣譬之蕭艾既秋而荃蘭流馥鴟
梟鍛羽而鸞鳳凌空悵沒世之莫追幸易名之有典
庶因定謚可慰營魂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道
不撓曰節請謚曰忠節

劉慤謚孝靖

古人論世以德而仁鄙壽夭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
其豐嗇厚薄之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
自而然哉乃若故司徒邢國公劉慤以文獻公為之
父以丞旨公為之子人門之美有稱于時而公以耆

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為孝約己之為安黃髮厯眉
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
碩之才出應

世祖皇帝休光之運脩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
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于後及公之身而舊播益
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旨
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

仁宗皇帝恢和孝治惇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
一品爵秩即家授之以為公榮洎登九十

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目作為詩歌又

勅光祿日給尚醢所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盛哉
越三年公薨

英宗皇帝寵之賻襚朝士引歸返葬故丘生榮死哀
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孝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
法尊仁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保謚匾肅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弔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憮
人之抑損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為
正論消長之候也乃若故大名路提管兼府尹王保
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義豈冠以其
扶襄濟溺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
狐狸歟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益銛
氣無暴而不餒甫參朝議謚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孝行

申加美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
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乃若故中書左丞
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

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
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
失言併逐

世皇獨亮其忠命洎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
司左司郎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
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

上前首當

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
召為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
格

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
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
易名所以勸善矧茲丞弼歷事

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褒旌謹按謚法敏直慈惠曰文
踐行不奕曰定請謚曰文定

嚴忠範謚節愍

古者列國有邦交之禮至於軍旅之興講信脩睦尤
重使命故及境而勞入館而餽幣帛筐篚之將所以

致其忠信誠慤之實藉之儀文常不敢後况乎棄義
崇讎專殺忘敵則行李不返而成命之遂陳血刃未
乾而禍釁之莫遏師曲為老佳兵不祥宗之速亡由
乎是矣乃若正奉大夫簽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
書省事充國信使嚴忠範出自開闕服習詩書始從
世祖皇帝潛邸首陳為治之要在修禮樂而定制虔
言議亮切漆簡

帝秉爰及

龍飛尤見親幸荐由京尹入領文昌

凡所署置率多名士文武并用一時稱之于後

天兵南伐師次建業以國信使命公直入宋都宣布
聖主所以無愛南北之仁甫及獨松關關吏不納闕
三日宋兵來謁臨之以威杖節不屈遂以遇害蓋不

旋踵之間而問罪之師已薄京城銜壁與櫬悔何及
矣論者謂吾元之興而宋之亡其逆其順理實昭然
故前乎儀真之羈留而歲幣之食言後乎獨松之要
伐而命戒之不受則兵交使在其間所為講信修睦
之意自爾背之天亦豈能獨祐哉酈生烹而齊則不
祀來歙隕而蜀無與存忠魂義魄凌厲千載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易名定謚庶其有慰焉耳謚法臨義不
奪曰節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節愍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子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靜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

碑銘

護國寺碑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 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新作護國寺于全寧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慶寺之正以為摩訶葛剌神專祠亦既考成命某篆其事于碑某謹按摩訶葛剌神漢言大黑神也初

太祖皇帝肇基龍朔至于

世祖皇帝綏華糾戎卒成伐功常隆事摩訶葛剌神以其為國護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大祠禱輒響應而西域聖師太弟子膽巴亦以其法來國中為上祈祠回請立廟于都城之南涿州祠既日嚴而神

益以尊方

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者於方爲北於行為水凝為精氣降為明靈以翼相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興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耿耿社哉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蘆川之上淮安甘泉二山之間陰幽之氣渟蓄萃結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藩首崇是祠使爲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

聖祖蒞祀之宏猷導迎

兩宮欽祠之洪貺而豈私福也哉禮所謂不越望而

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禋之監之垂休錫羨以燕貽後之人與

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一乃棟下維山川上星辰陽明陰幽理誠陳北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為形身神來乘剛鸞兩輪

飛龍中天逢

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翊扶不啻臣與鄰弓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軋清坤寧物物春神願作主歆明禋帝姬封魯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闢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晨玄玉置瑱瑤為首鼉皮疊鼓和以鐸神芳

然臻昭其靈貺來續續

天子垂拱坐嚴宸 威王繼世仁如麟 千秋

萬歲宜人民

懷州大興龍寺碑銘并序 代趙丞旨作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
顯受寶冊于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
月丙午

內出旨諭徽政使目識烈門同知使事目李蘭奚曰
惟昔

順宗皇帝載德居潛實有分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
西肆予寡躬暨

今天子嘗幸臨其處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尚
庶幾明薦

國釐以承

皇祚於無窮今予既命內侍臣晃忽兒不花往蒞茲
役維爾一二臣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
臣識烈門等承

命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具為書移
河南行省出緡於江淮財府即市荆揚大木使就繩
削浮舟以來迺若鐵石瓊甍髹丹堊墁之品像繪幡
蓋函皮鐘磬之儀費皆中給又飭左都武衛千戶劉
某知事馬某專典供億越五年寺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斥陸田三百頃以贍寺食而

以其碑之文命臣某序書之臣某拜手稽首而獻文
曰維

皇元誕受

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
極日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廣
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為太和庶幾於唐虞
三代之盛矣而迹其所以則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夫象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
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六度
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而求諸吾心之懿
而已厥今

皇帝陛下重

文宣武貳而

皇太后殿下

之柔承乾之剛

前朝

後闡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普率是惟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天地之休迓續烝民之生焯然為千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昔冀方齊封禹域咸在都畿之內

三聖人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剎雲湧山立諸佛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託翼慈笑於萬億而登

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曰

竺法之隆叶于皇明維時闔闢与元化并相古昌辰
克濟承~~載~~載其威德以福函生是於佛道為一脈相
此種種光照燭無量微塵刹中海富崖嶂下逮草木
華澤條鬣昔吾能仁出震五天垂正徧知示作昭先
什累之和頌聖乃傳

皇元祀哉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畀受

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問既敷義聲以鋪~~山~~山路海
悉貢悉輸一雲所覆一雨所深農不異耜工無殊矩
服裝并冕上秩下序春秋祭酺什什伍伍歌按舞
胥樂太康假我靈承~~我~~我

令皇

皇侍

長樂孝思孔陽昭厥壽豈以燕萬方萬方輯輯
文母是式式是休嘉維作皇極

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勝思何內
猶古沛豐即崇塔廟揆制斯同爾徽政日畫位以攻
其堅其良駿茲爾功目識烈門敬拜稽首亦蕃亦斲
亦塗亦釳豐棟華棖文網雕牖磻堦瓊沼翼暎左右
長老廣開奉圖實耒

慈顏載豫

重瞳屢回錫名興龍

聖言大哉既寧爾居以有揣食乃割并腴乃弘絰席
花彩東西明聲晨夕懷人盈廷誦言以謹

龍德方中萬目齊觀碩我懷人有懌在顏既開化城

懷人孔安濟流疏疏王屋峙峙爰據其幽又萃其美
峨眉非遙五臺非邇青俊白象時廢時心是雙樹林
即名祖國函香歲來社祉繁繁

皇帝孝仁握乾闥坤

順孝之子

世祖之孫纂纂繩繩光于無垠

二聖萬壽後天而存秉佛之慧為域中尊儒目作銘
皇哉

有元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盛德被于江
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永平江嶺閩越之間固嘗刻

公之遺惠于碑今撫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脩其薦事盖上以承

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以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略定淮楚王受

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章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莪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孚明年宋相陳宜中薨度使張世傑擁益

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
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
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
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
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
往往搜購文丞相所与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
百家時留戍諸將校自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
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
趣取書焚之諭以逆禍順福曰吾念尔褒土之民不
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尔矣杖數械者自餘催縱
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
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

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蘖於其間今不覈實而驟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按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送戰梵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瀦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囚虜夫何疑然及公制鷹於俄頃消梏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敬公孰宜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

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
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
舡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
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
凱于

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
于湖廣後四年承

詔從 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
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
追艤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
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
果暴至回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

皇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
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一年有
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
愍於時卹典未行 命始下人人以為沒身曠世之
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
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
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
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蓋書
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川長白山下故今為
淄州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
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
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

若歟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与豚登黍与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廼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盖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廢不嘏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藥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其事变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彛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

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目之遺烈哉雖廟而
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為不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
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
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為建昌釐廟而作者也故序
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弥實政有体要
今既美代還 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
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
云余既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心乘剛其來不窮濫之萃之
有廟于中惟廟伊何饗德与功江閩之交盱為軍壘
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陪

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

天啓既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貙亦順
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笑有泥
弗蘇盱民晝呼孰于余釁籲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
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悼耄髮齒在我懷柔毋彼
騾驢尺櫝之疑付以束煨去尔茅蘘絕尔與客樂戎
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婣我宅我居我田
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于若人五紀
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
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斁自公
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蔭侯繫公
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脩祀有崇無隳姑山
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琚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璫

瑤席有飮其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慶州路新脩廟學碑銘并序

慶州路新脩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書抵某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為鄴侯李繁作慶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為先既新廟改像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与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汚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興此不難也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光為州復崇新構視舊加宏入

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壤未竟摧剝隨之景之始至祇謂廟廷退即堂席碩瞻棟橈

危甚將廢乃與長貳合謀屬經厯王君勾校出入之
贏得逋租餘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別儲恃
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海右道
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旦日廟
見公周旋庭陛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闢東西
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既矗既安脩蒔豐藉不
偏不踰河目海口翼翼在上陟降拜舞舒舒有容自
靈星門泮池重閣列廡至于會講之堂稽古之閣弦
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庖湑凡楮棖傾陟而鉅
甍摧落者咸易弊為良外隅內奧蛩黼相輝又度地
正陽作新亭具刻

詔書以承 休寵役未半教授林堂寔來尤相與薦

力以臻庶成令鳩倂告備予惟守土之目職司教典
屬時補獎豈有勞烈可名金石而使輶至止嘉惠斯
文勸獎作興以致茲新美將令千里之民均霑豐芑
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幸假辭紀載朋李氏仍
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
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官成均從公為僚今退
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
字彥方由藝文太監掌書籍事予閩節改今任有學
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
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詩曰

若古範民有庠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
於焉廬語還從父師講道肆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

及夫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為大夫士亦祇六德
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序射
士出於農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
民用丕變少壯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為勝美
魯嘗脩泮鄭不毀校來歌來議胥訓胥告二國之政
卒以無暴巍巍聖師宜有廟樂唐始崇祠宗因建學
簋豆孔嘉笙鏞間作夫是秩禮亦承于古瞽宗之制
殷薦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
首善自京形于郡邑教行祀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
赤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
明詔屢攸申嚴甲令憲目宣風良牧涖政吉蠲苾芬
式時誦詠育彼菁莪洽于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

挈是夷風化為禮囿枯維東藩千里而寰俗鮮淫昏
民重孝秀建學立師繫教之始孰為新宮鄴侯氏李
在宋孫黃亦濟其美支傾柱敗間閱五紀撓棟墜簷
日就汗下爰起新功以竢賢者廬侯至止有嘖悲咤
徵匠以傭輪材於野有奕使華翮其來屆嘉侯是舉
勉以弗懈介尔高明廓尔秋隘凡厥禮容有隆無殺
問財焉出逋租是輯咨尔元僚制其張翥廣庭開閑
穹棟岌岌自門徂堂尔營尔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
業有息遊祭有薦盟謹尔道思合尔判爓經訓昭垂
日星与爓挾策而趨重席而坐勉勉生師矯輕警惰
如彼執御逐左而左如彼稽田是蓄是播惟二李公
前承後引異世相望肆不隕問惠我枯民知遠之近

式訓程之規公繩準顯允盧侯職是南伯起孝起敬
民用飲食僚有王君婉其諾畫載新泮宮崇崇伉仉
神道設教天維顯用民罔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侯相
輿則成誦矢詩颺之聲于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

國制重祠典也初西域聖師八思馬以真智實慧具
一乘之解脫究三藏之言詮東來京師為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妙義流通教法言出
契機尊為帝者之師其隆禮備物古無与比而聖師
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心之學迺依竺乾聲
韻制為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

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其中至治初元

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以稱

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為大府矣于時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材良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土為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辟盡計其模題之美璽牘之華豈止誇雄稱麗於閩越之疆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門闥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耿新重惟

一代制作之盛俟邦必祀之隆不形篆刺曷揚景鑠

乃具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珎符龜呈萬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
數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子本茲滋
爰歷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并造紀事載言
由茲有茅芻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遁圖取便俗學點畫既舛
魚豕日訛資之策櫝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
曷究其微制為之律

元運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示作樂先卓哉聖師
生知謂智以大辨才為世利器曰是六書質之竺文
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母四十一反切而求
部居秩秩叅伍乘除其用無窮譬諸律本肇自黃鍾

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天時式正奎符篆刻
號令發揮庠講序述日星与垂煥焉新書形諸制作
元造同功誰其橐籥聖師成能無位有名恢弘像法
為世章程

天子念德詔崇祠典潔齋薦嚴徧于寓縣聲教所漸
守尉所監廟饗巍巍眎瞻巖巖於焉講業於焉設俎
若昔夔夷祭為樂祖永嘉古郡際海為隍仙聖所都
塔廟相望有山華蓋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
明命自天承之在臣我是藩侯式宣式旬鬱廟禮成
佛日增煥彤戶霞舒繡栢雲散肪流瓊城駁權金觥
痛檻輦如軒廡檐如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而大之
責在今吏乃崇基構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

郡僚趨庭拜謁興伏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
結為香雲徧恒河界苾苾芬芬薦此明誠為

天子壽

天子萬年統有九有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
里為化城載稽往古聿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
天德作仇人文褰開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官
保魯所作尚廣德心播諸詩樂豈伊教父與佛齊尊
祠秩昭垂貽厥仍昆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
用戒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
矣以其宿智願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干慈溪縣

西南石臺鄉之車廄塽用前執政恩數請于朝得賜
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
林又若干頃別籍于寺以為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
法有堂庋經有藏懸簾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
閤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
有肅客之館魚鼓鍾磬林笄卧具凡寺制之所宜有
粲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即奉裳
帷窆西天峯下至是寺目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
為咸淳三年廼起甘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
師標結界相宣秉羯磨佛事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
可慶開席更變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徑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道要一時飽參久證

咸來依止屢笠雲委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為大方之家敏實為之而謂其力能致是是不然矣旖華香彩影動半空招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躋其道者如行匡廬瀟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灼野水濱也蓋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游息而宋之禪伯進席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虎子與浮山遠公達觀穎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想其經行宴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與香臺金殿同一布護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既退休其徒景星實嗣居之次介清次慧雲次惟敏次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予法匡復以公選補處蔣松擯以蔭門術婦侵地以征疆理迹其弥綸闕漏漫飾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羸
八十暑霜矣而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於三佛勝地
不至莊嚴妙好稱茲像法則不止也嗚呼盛哉今年
秋余東游過龍山而少麻焉其長老守廉初化故其
宿衲莫葉謀於寺衆具列始末請文貽末余嘉末國
有大緣業而自敏以下皆能刺志弘法何其承休濟
美克至於此是宜彰懿範垂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
銘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繫袂湧翠浮青
下蔭深樾金銀吐氣風霆啓鑄其繫普光王有大刹
土地神持地曰此寶所綸於空荒誰為適主當乘勝
輪軒豁呈露其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切界入種

種因千楹瑒玉萬礎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其寺
功未究永國上仙竇進為山則由象賢益圖鉅麗以
廣堂造乃致碩師說法熾然其夫是碩師蹄名龍石
非法說法摧鋒破鏑參徒四來依之游息醞酏酥酪
滿器而食其昔在興化前賢後銑一道傳持如手授
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非典其星吾
上首於法有緣賢賢相證至於忘筌揚燄騰輝一燈
五傳曰予泊宦王貫珠聯其並持法寶規拓禪業如
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專伐功一華瑞世五
葉春風其我聞五天聖道場地羅漠栖游天龍擁衛
樂我常淨拚除諸穢雖在山林而多靈異其神泉發
竇慈雲垂蓋具眼比丘攝衣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

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堪九是正目當報佛恩無使
無明我我善報著福田衣為大沙門信心不果舍智
即昏堪如齊瀚海不登慈航飢蛟饒鱗肆其斧吭能
自起信回向心王不動諸念成彼津梁無謂法道隨
世遷貿當知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耨諸
師是承肯堂肯構其堂構成美迺藩迺飾敷舊勅矣
迺稼迺穡咨尔後人謹其封殖仰心前徽不昧惟德
猗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續垂鳩有石無詞爰鋪厥
美琢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

國釐

其十五

頌

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升倫既去東陽遺愛在人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禿滿荅時公亦適去官滿歲美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順替故事確石載碑表世訓後迺來請文予不能却也夫以世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湮跡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寡乎其不相接也乃能並繫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公著在人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毗恣睢徇人忘己者之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只溫台部人以族望材請從事閩閩復由昌國州佐辟浙省譯曹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是邑範已以

嚴治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於陰陽之譌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期蓋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千有餘喪而民興於孝俗歸於厚矣患帳籍弊於吏曹之乾沒而官繇民賦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蓋躬操朱墨鈎校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流通四歸耒耜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直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既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矣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竊矣廉問彰聞委符迭至而賈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旁境難平之訟矣葵堂晝靜理定智行而孤憑鼠依狸踰鼯舞有

不得以肆其欺售其姦矣政或少暇則敷揚經誼以
申庠序之教歲或荐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捐濟之民
庭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
之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扃宴坐誦經考律
卽事窮理冲襟曠度蕭然若山林之隱夫布韋之賤
士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人之習膏粱之味不使之
接於耳適於口入於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而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
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亦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然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於身信之於行而
已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欤部使者段公
幹羅思公亦既廉得公行交章論薦而陟明于

朝笑課其民庸宜居郡最則寇惠文於柏府贊幕畫
於徽垣揆德疇庸夫何賸哉談者類曰建官樹牧本
以維上下而禁淫邪自世鑒不明民器滋甚是非質
於形似之微摧剝成於文網之密蓋古以官制民而
今則反制於民矣夫以懷危內顧之心而為是苟容
求全之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於衰壞而莫之能拯
也予則以為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溜穿使吾截然無
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雖日萌吾
固一之以法就令萋斐宜於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
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
瓦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思
予以是知理之著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

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濯纓濯足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天下亦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迹公豈弟宜人之政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將植私愛於公去之後而徼公之知於不可涯涘之中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建邦畫邑維以圉民勢如綴繆遠踈近親百里之疆其衆姓姓治耶否耶仁与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爾惠吾生爾食吾力匪忠匪愛于何適職職競由人視爾作德德壅斯竭德盛斯流彼興有民曾不是求式訖尔心覆背為讎相我魚肉矜尔戈矛暨暨賢侯

治茲巖邑巖邑之民伍伍什什如牧放豚既入其苙
則便安之母若束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
不虧于盈問農何如我獲我耕問吏何如我章我程
商職貿遷工作什器桑雉于馴麥岐成穰居有恬熙
行無跋扈視廛知野民則遂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
侯之与存雖泯不泯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
孰佑我人昔舟之僞不競于政曰古遺愛聖以善鄭
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穀似之翩翩鳬鵲踰鳳儀
考績升明莫我惠綏治朝求賢徵于既試侯之風裁
衆羽一鷺有頌其并有絃其轡原隰之誅僕侯斯泣
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谷于困窮窮閭舉子

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峴山之麓
有繫其思豐碑矗矗義民耆壽請詩于僕爰告方來
鑒侯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并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為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
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岳之儲峙非能無脰翼而飛
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為轉
旋闔關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
氏自其敗以倚注尤重

朝廷嘗紆廟筭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
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王乘傳賦
攝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翱

翔禁近出入臺閣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庥惟重我
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

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
嘗為御史摧薶擊強有聲出上簡拔將試之難非
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涖乃事則主
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為巧不表襮以為明
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
當部發春運庥既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否得
其興除先後之實條析而縷陳之時行省參知政事
杜公出涖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於行春運
最為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
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

失失則有悞 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
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詣省懇請先發浙西所
有却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為改命
各所千戶輪番下海即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王
倫亦不花頗姦黠暴縱指使羣卒攘攫省頒法斛不
時交裝事聞于省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
官吏既伏辜而料量亦不取贏列郡儆畏相戒不敢
犯公令舟比達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舡重縻轉入河
倉都省常遣官臨視而以監察御史蒞其成公復以
卸糧諸弊白之著為定令河海之舡稍破水夫各不
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與
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勵禁

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脚直往運遼東
粟薪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即取姓名
悉附于籍立闡使自拈之衆乃帖息於是省臺官以
公廉能實績文章薦之於朝而公以沙海憂怖成
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濱舟衆
聚哭相吊聞者為之涕淚既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
日焉廼伐石請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
久矣非有聲烈足以歆豔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
動於世而民懇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
以圖不朽夫子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
若是哉公阿魯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為濟
南總管府治中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

置財賦都府選同知府事復選為副萬戶階中順大
夫卒年三十有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為所試
者小耳使究其用則翱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
重者必不心是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
諛背憎出輒唾罵或至攻毀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
也則若公結愛於殁身之後而傳信於不可致詰之
餘豈不足以崇厚抑浮而為挽回世變之一機迺系
之頌以播于康衢以壽于貞石頌曰

地大物衆曰維京師軍有振糧民有漸炊資之以富
則順無遠居重馭輕強翰弱友惟聖斯訓夫豈近私
其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飢阻而況萬
里如出諸庾溟海為渠肇今非古蛟龍掖檣飲飛憑

艣其發不決旬達于析津千倉萬倉其積陳陳曰是
漕計回輅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致伊何視民
猶身其身有痒癢為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誰控繫
咬童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粵有機綜謂吾与民異
體同用其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涉大川如履康莊
我不忘民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舍近移遠
民始偃偃琪公曰風信毋寧少癸往籲外廷報可如
響有撓吾法俾直母枉網船受輸茲滋弊長公究其
端始張禁網琪兄民有欲聚則必爭無虧無盈既平
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尔民無釐于刑式遄
其歸以暢尔生琪天胡夢夢不畀公壽有勞弗弛有
用弗究民之孔懷疚心疾首仰公如神忽左忽右公

乘焱風顧我童叟其如父於子罔不惠歆天理雖微
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影響形聲昭昭德音
謂民忘公匪今斯今旗天之粒民以為尔極國有服
貢士有稍食餉道之行繫水之力雲濤際天其憑其
翼公終佑民民思無斁慎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有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
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
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以嘉興一州境哉負海
之利煮水為鹽齊蓋正之以為富國強兵之術漢均
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數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
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

採之費抑兼并而防滲洩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
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
卒不罷唐置巡院峻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
請鈔授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瘁無遺策矣漢之
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
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井而釜十釜
而鍾偶筭之而為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
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負一
同知副使判官負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目然佩以
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
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闢利柄隨時變
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司受成法于

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
二使揔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涖校其鬻
鹽之次第而下上其賞罰冒禁而私鬻鬻者即議寘
于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差固視
二使而与之侔焉其選宜不輕矣嘉興大郡境內列
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
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札瘥之繼起
亭民疲於刮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民胥為詬展
若束溼然急則促數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
使潁川李侯實分涖其郡於是侯在官踰三年聽於
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貳曹吏而誡之曰鬻鹽
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於場亭私鬻必受之

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
其属利所當舉獎所當革尔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
自吾身以及吾之属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
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
絲毫賞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与無駁刺之淹無銖
兩之損也按行團竈單馬羈童鞭耨所資取諸裝橐
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
威於笞箠有犯私鬻鬻就逮而耒則為之疚心疾首
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於酷吏之深
文不入於上罪之極辜雖被重錮人自以為不寃倉
庾受納辨其色澤為之平廉取足釜鍾無贏合龠贏
孺癯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筭籌鈎校登耗飯

蔬水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譙娛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戴不
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墮突之虞以免織
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
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額列
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稽法廼相頌言曰吾儕小
人躬稼而食無尺籍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吏一飲醕之資自吾李侯
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
注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晷
之滋甚而於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
者如此則為叙而繫之侯名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

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為樹碑以頌遣
愛有為有守令將陟明于朝宣其智略紓民隱

憂薄海東南于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
子皆學為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
士第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
為郡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
亦推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維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心其筴
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為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
寵利而行兼并相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
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既密民用疾傷
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

課無羨贏請鈔以估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
校庾盈虧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于浙西盼分五場
有弗能齊歲龍在戌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淮
謂吾奉法維以視成毋愆于素毋憂于傾官有工傭
俾時散給尔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
尔無私顰麗于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与汝
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茲吾飭庾吏毋尔面謾
吾少也賤衣麤食糲令而賦祿行有舍芟繼粟繼肉
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尔告勞一夫逮繫株連百室
侯鑒孔明罅穴斯室丘民力生食稻与魚向非吾侯
昌寧尔居昔侯未来蹙頞屢嘔侯既戾心燕及黃耆
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疆溪侯重来

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
倫魁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床笏如林
觀廉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貞子
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楊丞檢田頌并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販之夫暨
于褐寬之後逢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
官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飢公曰吾其可以
官滿自諉躬懇大府以次聞于部使者請如故事檢
覆其舊廉既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櫟
被徑往次舍必於菴廬食飲取諸裘橐視田勞農已
事即行賾履荒阻關數旬歸治任侯代退然若無德

於民者聞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求之不識
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
去頓呻戚休吾何繫哉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鄙
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一芻秣之微不以重累吾
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去子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
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於世吏遠矣然則願借
寇君興謠州度壹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茲有聞
敢忘傳信乃作楊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
人之義流為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稱縫闕漏闔闢成政舉斯加彼
實制民命其肆今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華丞豈具
目有智必協有謀必詢其載稽治否酌有公論繭絲

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通其東陽在婺百
里之封廩德章章有丞楊公楊公制政健敏而通曉
先時立民喜聞樂訟公牘其衷不覆而竦令雖執競
民獲康共琪因賦定後則罔後艱重其所輕滋以宓
茲賴公司平里謚閭安琪民奉公上有庸有調挾是
厚誣烈甚原燠公為事程無尔醜暴琪衆方囂囂芳
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繫公主靜神聽和平琪
亦越三朞俟瓜而代時秋亢旱赤魃為害焦澤赭原
莫觀銍艾琪公戚于懷往籲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
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顛琪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即命
行田檢括疆畝公曰昇我予其奔走琪既屏騶從亦
載糧餼卑馬羈童陟嶽降丘勞來疾亡使無隱憂琪

毗曰明府顧我復我不驚犬雞不害春莖遂我生育
板諸寒餓謀官成而怠人有常情繫公一節不撓不
傾翁是實德溢為休聲其惟令部使張瞻明目刺貪
舉廉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甄錄其論公之才宜
濟時康甞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改彼雲驤其
賢智之生世常不數達而之用守約施博厦材既具
不棄樞櫛其今人古人可合而齊龔黃卓魯夫何遠
而相我揚公大邦維儀其我邑于西五舍而近謠誦
相聞說丞如尹問訊棠陰酌言斯允其爰緝蕪章播
之康衢匪我誇公為後之模庶幾適人采而進諸其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
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王氏諱樹字樹夫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
興祖纔五歲耳母丁夫人即以府君之喪葬所居縣
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既四十一年為延祐四年興祖
通籍于

朝為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
輝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
世業行治載辭碣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贊曰興祖不
幸在抱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

母蓋常常舉吾父以厲興祖曰尔父多從而祖學刺
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我
時六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尔祖嘗謂我是兒樂
冠而文氣凌厲其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尔祖即世
百為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
疾既草強起抱尔著膝上泣指尔母而告我曰人非
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
望吾今負吾母美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与尔母
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即死者以有尔在耳尔父之涉
於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
涵茹植立他能子弟不一二覲也興祖稍長即深識
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饋祀祖母

今年八十有六吾母六十六有七華皓後先並受
顯息而吾父之寵第及於泉窆蓋曾不得半薌以養
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有以
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於永久贊謹按王
氏世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士仕
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從仕郎為輝州都孔
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捍城
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今為
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夫人
也興祖字景先溫縝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書兵
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為省掾秩滿以
今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牘用恩進一

資授奉訓大夫向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
五品始予其父階官勲爵母若妻即封縣君景先請
于官曰興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携持興祖以至于今
願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於是丁夫人
與張夫人並封淑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為王氏仁孝
之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

國家畀矜其祖母者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
之門克受祀報若輝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
世履儒其善厚之澤鬱塞充滿至于今而始發達流
動焉豈真所謂盈科而後進者耶府君之德之漸吾
蓋不知其所以也銘曰

繫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于共于胙

載德甚儀祖烈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嗇于施孰不菑畝視尔耘耔維昔孤孱鵷然奮飛有奕命書賁于烝祠亦既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為鏡茲冢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仇君墓碑銘并序

代趙承

官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入金有更翔平臨潢二縣令者諱輔即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鐸字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二年美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

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邸中久之列上其能即
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
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
尹未赴遭內艱罷於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數事
薦諸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廼以福建閩海
道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即
用君為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為於
斯世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回留居十年大德四年
以疾興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
十一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
副褚儁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亡矣至大四
年其子治濟濟浩廼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

平縣西山下莊之原藏焉寔以四月辛酉其城距祖
塋五里君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為政多本教化
而自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
初不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鉢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
則持去矣即俯拾納袖中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債
得將營親墓君詢驗果然出金還与之其人泣謝道
姓名君訶之曰我豈市息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
家財吏展轉逮賂更數歲莫能決曰亦致困匱君召
諭之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
君曰弊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即大感悟相
抱持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
時屬縣吏李芝秀憫令當筭君望見即命釋縛呼前

曰若軀長六尺徒甘撫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
吾與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于罰後君出安西
有從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
向脫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為千夫長微公之
德豈有今日在鞏昌會歲大旱草木枯盡僚吏請出
禱羣望君曰得無以冤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
平反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為利
獻上徼厚爵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
礦民往往貴市入輸君急勅聞有旨罷其役命按
致言者罪逮寧劉氏居麻沙村墮中仇誣其有反狀
州若縣將織羅成獄君慮囚及之喟曰有是乎即以
法抵仇而劉闔門數百指不維一人君仕雖早當官

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故其施為注措槩逸不傳今
撮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是其
所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猶為試用者小耳第令充
周而究極之則古所謂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
仕為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
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
後以君弟銳升 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
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薊國公謚孝懿
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紹合氏
先一年卒生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
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太祝潛從仕郎大都護府
照磨浩晉寧路聞喜縣學教諭壻曰吳燾御史臺掾

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早卒
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延昌
順昌敬昌昔君愛錢唐此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
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
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薨八年矣而其子潛
丐予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纂
尚庸何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䟽䟽構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植之隆有發之消謂德既儀
不卒于施而又年不泐其盈不侈于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之孔延西山之原田阜厚完
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尚考銘鐫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祕書
郎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
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
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
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塋前行戒其女奴僕公
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藁奏滿一篋來告曰吾夫
邃於學而鬱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
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為我考擇其尤灼
灼者誌諸幽妾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
於地矣贊哭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
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

倚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彊志確立如古
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亹亹或時竟日不啜茗
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發之碩
遠無疑也而心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
於翰林學士黼山先生胡公祇適時集賢學士雷公
膺翰林學士王公惲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
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
自致處因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
者以為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
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太師
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祕書監祕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

朝曰席某最宜於官願自留不遷於是復以為祕書
郎至大三年

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
曰正己而格

君謀

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
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

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

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

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

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蘗為
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挂之尋亦自
悔心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
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
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
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
以啓悟

宸衷圖回

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蓋
可睹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送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
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
莫不云然嗚呼亦恚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歿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
原人中從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珣不仕父諱榮仕
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
夫大名路提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
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
錡之土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
訓大夫慶元路提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葬以
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
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
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
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
為文在藁猶數百篇贊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爵
年而系以銘系曰

繫人有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隱而顯其人其天
孰全以辭亦昌於言而德不施允茲与存抑又何歎
有襄斯藏有緝斯繼式慰尔嫠謀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
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揚遠与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
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

志游常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
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櫟而先府君命
為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寇出客杭都主
貫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
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
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
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
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
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興觀羣怨之
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
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
府渭曰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

賓客則採撫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枯蒼吳思齊善
父武夷謝翱皋羽序其倡荅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皋
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
間歲西遊訪遺攬古興愴增鬱自陵陽羊公獻之新
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
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
嘗蘇京口沂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柘行桑鴈蕩大龍
湫挾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
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我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
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
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

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樺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侶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于

朝是敢忘先生教指我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靜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笑然行間慙慙不見老人歌側態方意其雖靜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計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薨矣塚

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躡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鞀鍾鐻槩若釜鬻鼓間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內不無先生中身退然縈廡殺其和音不懣不懣不薦廟郊卒死于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檐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甥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甥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塋期贊哭拜已南嚮祝曰贊為貧持祿以縻于茲喪不及臨塋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蓋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閔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

其營魄於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
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
能千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
纒纒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公當任國
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
第其所業常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
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黜能文章則階通顯
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第門與閣
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卿達士府君旦暮冠帶
出入橋門肌膚澤指儀觀秀儼人以為是藉諸父以
成名者何足與寒畯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
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翕翕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

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崎嶇
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吟呻佔畢
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奧蹟不遺毫絜嘗逆推其機
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
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
人境離合交交出處銜杯接席歔歔憾憾已復歡欣
笑呼賈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
其言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
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
廿六日壽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
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
早夭次儼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

男三文璧文奎文器孫女二適呂榮王致平閤門公
則贊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寒寒又或方之不磷不緇
罷其休光耄何嘆矣德則光臧于以誅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
郡侯田公墓碣銘并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
中書為考秩進大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
年為至治二年

天子推恩目下寵及其世生封歿贈具如

詔書於是君之大父母父母應在卹典得顯贈有老
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官南陽知府勲上騎都

尉爵鴈門郡伯曰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路總
管勲輕車都尉爵鴈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母也
並追封鴈門郡夫人秦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而君
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始吾
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免卒
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賊抵
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氏宗
仆而復植夫人力也父之以小弟屬吾父曰尔兄弟
留應更繇吾換尔季還老子鄭矣得年七十八以卒
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於生業卒
能紓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慨然
興起謂吾今不逮於是俟吾兒既長必求明師教掖

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常舉之以
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幸藉
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挂於吏議遂
得休其衰髦以下從先君子於九京爾復有子有孫其
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葬在鄭昔吾
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於保
定吾父卒於保定而田氏塋於保定蓋自吾東平府
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爾持吾言
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鑒諸窆石表諸隧上尚田
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於貫它日攝齊款門前致其
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貫曰
孝子仁人之心予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春雨

既滋草木怒生至其條暢葉茂而本根之蔭藉或不
能無賴於斯予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自則
夫享有樂康而子孫啟慶之若是我東平府君之舊
播於前者宜其穫之炊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
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三卒之七日寔清
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
即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
次淵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
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
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禎次未行
銘曰

田維端姓顯氏於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錄

逝矣莫指攘攘鄭郊瑣瑣夫屋相時母賢暨于育鞠
畔渙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以有東平爾蓄必流
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有子
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徼其寵章烝昇考妣維考若祖
殿邦伯侯封土祁祁在晉之諏曰大爾承曰輯爾休
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賄遠賈固常獲視彼田宗
其處安宅四世百年孫魯孔儀曷其以徵墓則有碑
博士司諫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
大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
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匱還京藁殯文明門外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啟葬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
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為輝州州佐捍
城死難因留塋衛之胙城為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
比年飄砂擁礫漫沒人廬舍冢墓景先在時方欲求
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窮窮承志以獲吉卜而
不知景先之遂從此土也始也景先五歲有父喪賴
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即起為汝
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
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
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

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牘恩超一資授奉
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大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

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廩得其省參知政事宜迺陌
丁酤虐民吏數事劾罷之以江陵召為吏部員外郎
亡幾出為燕南河此道肅政廩訪司事建言敦本崇
化在尊右儒術自上所會稽漢唐諫臣遺事曰憲覽
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民有彭甲自服
為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遽曰此非盜盜未獲耳
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入如律滿二歲
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五十二娶呼延
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孝謹夫人餘九
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愉樂康忘其耄
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文慎終始平居不屑屑口
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角從仕廿年家無一瓦之覆

一廛之耕以寧其居老母丁男孤寄京師平生交友
多賻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卷古名人書畫
數十軸而已尤好為詩趣尚恬素辭亦清冲在藁數
十百篇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与之遊命其子
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東垣書疏往來
無虛月嘗欲聯轡吳越擊觀山川形勝以攄發其撫
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槩叙其出處畀毅
俟墓期鑿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泣拜以請景先
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府君誌銘此不
著著其應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贖學稽經用律道斯傳景先進途如發
彊端車而馳閑矩矱羣飛方擎見孤鶚孰返其歸赴

冥漠九原茫茫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序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
章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諱先輔
始嶢然稱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兒漢言健兒初
世祖皇帝統壹疆宇勅嘗扈駕南伐驍勇十一萬戶
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為署
官比秩三品撓凡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估則因湖廣
行省以輸達于上盖永乎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
祐三年公用

東朝宿衛息起家一命蒞其府在官三年樞密目方

奏公政績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舍婦間二
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即日南旋及家猶經紀諸
務甚悉泰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六十明年
冬其孤允恭卜兆撫州臨川縣明賢鄉白竹坑之原
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李榮持事
狀與其府所上最牘走鍾陵乞辭以揭諸其隧予讀
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末可稱道
或者謂退處士崇慎殖更有所蔽然不知治產積居
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牽常筭固卓然
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如是是足
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幹輒操其
贏久之治別業豫章度資用益裕闢塾里中致名師

敦其子姓以學實義廩賙宗黨鄰比之不能自振者
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杠梁壞公伐石
新之治鐵塼一百五十尺銜石為錮且屋其上比至
松滋松滋民阻饑公發囊楮得中統鈔三萬六千貫
移縣俾計口子之而富民亦稍出粟以佐所全活三
萬戶有奇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習而庖廩
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羨俸一千
七百九貫率先僚吏為市稻種田三十石其贏猶五
千貫樹為學食毋錢山南廩訪使者善公幹敏檄行
縣經畫江陵侵沒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田林園一
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
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於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廩

問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寃諸使皆列上其迹
至完飾靡署增築遠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
勞勩誣民為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荐侵
白郡顛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
米五千石下其估償之尤無業者聽以力傭葦剩粟
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賢日為糜粥舖行者環其
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躬佔畢為
學問奮其馘行佞手致貲筭鉅萬緡散弛張不抑不
浮結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
与年可以俱得則漢賞郎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
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大父也曰劉
曰黃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母也曰盧曰楊曰也先

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
曰趙寄公之子其庶趙寄更名普安為允恭後允恭
嫡也曰普開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
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興甫公之
字也曰樂泉公之自謂猶曰樂乎斯泉去也予不佞
既為撰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

道散俗卑用智自贏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
如區者萌果孰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
既取既新有益無傾我觀伍宗由拊而榮翕之敷之
信若權衡豈徒專已列神徽形一節臨民民歌治聲
將升于明載輯于寧飲德沐惠我鰥我惇志使樂郊
移之里閭直究其庸胡不百齡有能慶源永襲繩繩

爰卜葬龜迺闢幽局土深水長函蘇葆靈曰茲公宮
尚考劄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勲在盟府不朽
在史牒世稱真定史氏猶漢韋楊唐英衛而濟美過
之大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為從孫而金紫光祿大
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閭門
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
此京獲免季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勇有大志
太尉愛異群兒命冢嗣萬戶翰為己子攜戍襄鄂少
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踴知兵甫冠長千夫從逐趙
宣機餘寇手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

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
同知靜江路提管府事時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
肇慶提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
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衡東在廣賊洞獠黎德俘蛋
舡千艘在泐破山賊柳分司衆七千梏箬暗婁蒙才
楊鎮龍衆五萬東陽摧俞高衆五千紹興殪詹老鴉
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溫處間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
和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為右丞
應曰臣子耀可耀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
夢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
哭踊擔柩前須平章嫡子榮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
其田宅奴婢口均畀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与四夫

人之喪返葬太尉兆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目所
後父之嫡子生十四年矣宜代目領鄧軍

世祖皇帝義之命榮罷萬戶爵會將戮閹波兵以榮
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
別錫帑符鞍勒弓矢樞甲兵未出復卹其世舊改授
他帥於是

成宗皇帝始正宸極即拜資德大夫江淞等處行中
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屋之傭若干緡禁官市惡鹽
鑄減江東戶課金人有訟行省目失儀者群引義襄
為證 詔遣御史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為阿
黨義襄退居待罪 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

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贛州屯田軍廣東民丁糧

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未
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愛
卿娶祖姑之孫劉氏貞順靜嫺不見喜愠事太夫人
為令婦字子姓為賢母嫺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壩資
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
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
太常為定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
年夏左丞以事如廣州夫人遘微疾比還而亟以六
月辛巳薨龍興寓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櫬浮
舟萬里此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啓義襄之策
合窆姜固山之原都督兆次泣謂屬寮柳贊曰先公
在殯久懼傷吾母心未就窆窆之禮罪也今不幸吾

母亦至大故惟隧道有碑柳城姚文公嘗擬其大節
著之吾將鑲之迺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谷之慮
者子其可讓賢弱齡以民事義襄公見其儀觀碩豐
器度和邃懿我赴敵奇略捷出而臨民豈弟如恐傷
之尤好賓禮宿儒名士燕衍無虛日威德宜後是生
左丞早以令猷再牧侯藩三參機政克踐世官以光
大元帥太尉之遺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尚書於公
為曾祖諱秉直元帥為祖諱天倪都督為父諱權平
章為所後父諱格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
今次銀山長安金山孫女三長適其餘尚幼曾孫男
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目佐

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耆定桓桓

都帥執節死心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
麻慶公主師中屬時鼎盛殪戎獲醜憬彼無競幢纛
舒舒前騎後乘既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
我屏三邊晏安不戒而令徵為大農始還朝請

帝曰汝庸子其聽瑩汝儀述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
謀予于縈目有母楊待臣溫清忠長孝短高聰幸應
詔可未須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

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覲其覲維何日節其性雖則
宴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常以善勝適觀撫萊故想
甌窺肆令象賢如泗有磬聲于廟階可間可詠倬茲
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為神之廷公遊于斯死目
當瞑石固坎深山經川亘尚利嗣人罔弗宜稱陵谷

有遷於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
徙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則
銍艾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為贏哉泰定二年今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慰准
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
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
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
於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美寧夏之俗僧民同

廛而異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國中稱
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

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盲戈矛所向著髻無遺育郡侯方被驅

太嬭昌王

見其姿儀頗慙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上使
伏其下傳令者再至

太嬭不得已宣言曰全定河

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

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邸中

迨長出銜使命歸致分賦有忠實稱

太嬭薨郡侯

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

故濮東之塋即祖郡侯郡侯生郡公允慎厚尚義不

樂為浮靡事平居雖臨卑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

諄切終身未嘗出一惡言鄉里号为德人卒年四十

九葬濮塋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

構於郡公而塗墍聖冊於廉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
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卒開
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
我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再遷而以左右
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
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入為御史除浙西廉訪副
使適以右司員外郎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為
京尹遂長二曹入儀班著出秉旌節宏猷碩慮山立
雲翔方中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
若父以光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心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耀於來
世又幸而代遭

聖神崇孝勸忠著為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
曾不以遲速幽顯為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
事於細微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
男四其二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
王氏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
氏曰周氏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
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某孫男六
孫女五曰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
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壻曰某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
寧曰孛羅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
長垣君出也曰塔海壻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
兒國子高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

丑閏泰定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
人其四皆擢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
乎昔贊以博士教國子晉升字羅執經席間審知公
立朝大節迺茲備官江右實受容察公謂贊曰先塋
之碑無辭以刺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常
所言宜昭潛信復其為我著之何如贊承命叙次復
系以銘銘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
球琳瑤瓊或顯或湮由見者異湮為淵珎顯為瑞器
幾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于兵棘
將啓其逢辟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于食
黍哉聞孫仰變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既儀于廷

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賁幽泉元侯上公疊袞重延
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蕃厚報優余何能舉隧有桓碑
廟有簋簠不聲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
合瞻夏西興雲如丘高曾之靈并其處止同佑我後
歆于必祀託辭貞珉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并序

東揚之學成於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
茂也延祐初元

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導右經術闢科舉取士之路而
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
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

四

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訾其策語不合意不

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兩科授
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囂
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為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
有巫嫗曰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為書數通使弟子行
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
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寘于法比縣祁陽
有馬前卒毆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
得其情牘中一訊即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功而
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
調為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
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

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

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訐獄既而浸劇移告北
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楊姓周氏
諱尚之東楊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
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領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
東楊務為深遠靖簡不事爆術其學根柢六經旁出
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手自
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走書授幣闢塾
迎致以先得為快既取第需次里居耒學之徒常數
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
千卷過言卮言斂音又若干卷藏于家碩言將以天
曆二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卜某鄉某原為窆就窆先

期以其友熊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
泊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
證情好弥欵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佐笑嗚呼
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諤熙寧中所撰勅書樓
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
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迺序而銘之
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解文薄質於皇盛時
載崇經術取人以仁異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
射策先登如稼斯銍丞邑于荆績用乞乞既涉其門
亦朱其轂尚俾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鴈
大車在行將駕而瞻彼耄而嘆此壯而憐不亡者存

其音秩秩庶其方表貽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
吾銘昭之聲于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駙都尉追封
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并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
掾徇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于靜江驛舍時年四十
有六自公之死讒譏稍戢心論獲伸既而姦臣伏誅
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
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
流及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為掾於時阿里伯崔燕帖
木兒出為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纓撫新附擇循良
吏為守貳令承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既竊政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獷悞黠癡皆
署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
馬銳意窮索崔公亟應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
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疑其府嘗有子誣
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
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禍死公得解去
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十人武安与焉公以掾屬從
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其秋海盜
潮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
難願帥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驟得
政尤奸黠殘虐樹姍姍黨與聯絡中外要東木為左
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為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

訴京師桑哥挾為左驗行其譏武安自戕死時要東
木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僚竊
殺湖南左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捕要東木迺宣
言曰吾省綰軍政制變嶺海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
命選公為本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馬兒拜
舉征交劉復主餉饋要東木特輟公釐造石康海舟
楮據纖纖碎無其迹猶下急符勾攝氣燄暴甚公在瘴
鄉居鬱鬱不遂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
閏四年

朝廷大正桑哥誤國之罪要東木亦次伏其辜於是
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為能自
靖自獻庶幾乎不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敬之世

為相人治岐伯鬼吏區言為方脉醫金徙都大梁曾
大父為尚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析家遷來河南
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曰申州父全男
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為婿故又為葉人三子公
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主供給攻圖襄樊軍
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提管府提控案牘武安識
公材器拔於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之配東
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瓚曰文琪延
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葬建康之上元縣金陵鄉龍
灣之原墓已八年為泰定元年

朝廷載定褒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於是公之子
文瓚入為右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

人明年文瓚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為江浙省
左右司郎中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
葉縣子夫人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瓚為禮部侍
郎升秩四品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
都尉南陽郡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
廣德路筦庫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沐陽縣
尹去官繼卒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瓚
之妻南陽郡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策淮浙間明年
天曆二年文瓚乞告于 朝將捧 命書真墓下并
啓兄弟與內子之殯並附公兆次同域異窆先事請
于其友東陽柳貫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讒卒
以讒死死三十七年而葬墓十有三年幸叨

上恩錫封子爵惟具著哀榮終始文諸隧石厥有彝
制敢以狀私于執事實曰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
請其將何辭廼序而銘之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
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井變而阡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休於威
不劫於利志立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
用文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執我勝笑
制彼繹騷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異軌
有妖者孤含毒跂跂玉以攻全誰匱誰毀憂恚憑陵
殞厥中身諒哉一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旣冕而紳
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垂仁率土怙冒亦臣昭先
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懷其歸葉慨根滋如雨斯膏

有制車旂有分土田子寵疏榮下漏山泉曷以薦之
尊尊豆籩來假來歆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
既伸既止上昭下徹矧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
有安無艱蔣陵之南鬱其松楸再世相從樂哉斯立
子之孫之是蔭是麻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王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王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即以其
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
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家閱七年而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坵塘迤於其
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孝積于躬而行儀
于家中遭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

潛幽伏窈窕嘯寐歌戒悄：以悲亦欣：以樂也。萬
於義故宗嫺里黨無違言周於札故祀饗昏冠無愆
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燾後
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
肩輿徑尋天台桐栢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
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
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宋康徙來東陽
之玉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
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
氏柔儉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
曰召帟召帟為妣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派
慶有行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未卒延祐庚

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甥宋太學進士俞公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眾駭俗為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質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葆素守沖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于脩不墮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亡鑒之嗟惜不百齡歸于樂丘體安魄寧尚利尔後迄觀厥成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